

故事丛书 · 故事丛书 · 故事丛书

短剑春秋



短 剑 春 秋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5 插页 1 字数 117,000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1,500 册

书号: 10100·862 定价: 0.80 元

责任编辑 姜克强

目 录

短剑春秋.....	陆涛声 (1)
一个女犯人的自述.....	苏位东 (49)
陶勇收编孙二虎.....	朱华山 (66)
狐仙娘子.....	冬 苗 (83)
金棺疑案.....	汪仁宏 (104)
粉墨姻缘.....	濮永顺 (126)
生死夫妻.....	杨正吾 (153)

短剑春秋

陆涛声

开场白

题为《短剑春秋》，是因为故事和短剑密切相关。这把短剑，在血里染过，泪里泡过，涉及了好些人的命运。人多事多枝蔓多，无法全部记下，这里只能选取其中一人，引开话头。

这人姓程，名长青，已经五十三岁，身上留有刀疤，带着枪伤，算是个老干部了。他出生在江南莲花湖边，三十多年来，一直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边境工作，一九八二年终于落叶归根，调回故土，担任了阳山县人民法院院长、政法口党组书记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本来是称心如意的事。哪知道，他一上任，就撞上一宗疑难公案，被缠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额前添了好几道皱纹，两鬓多生出不少根银丝……

第一回 惠芳娘挥泪告状 薛茹莘寻故夜访

程长青调回阳山故乡，正是夏末初秋时节。上任不久，他就到省城参加了一次会议。会议结束那天，他从省城回到阳山县时，已是黄昏时分。新安下的家离法院不远，房子是前

任院长让出来的，还算宽敞整洁。他到家时，妻子玉芬和女儿幼娟都早已吃过晚饭。妻子是南疆人，儿科医生，在县人民医院工作。她温存善良，见他回来，忙去厨房热饭热菜。女儿幼娟高中毕业后一直坚持自学英语，很有成绩，在县农机厂资料室当资料员，虽已二十四岁，在父母面前，常带点儿撒娇的味儿。她亲昵地拉着父亲的臂膀在长沙发上坐下，兴致勃勃介绍起到新单位后的见闻。她说，厂里有位工程师正在设计一种小型柴油机，急需一份外国资料作参考，她接受了这份资料的翻译任务。她说着，到房里捧来一迭资料，“爸爸你看，这要在一个月之内译完呢。我准备每天少睡两三个钟头。”

老程很高兴。他自己是搞政治的，在文革中受够了风浪的摔打。他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有真才实学，对社会作点实际贡献，不由笑着夸了她几句。

正在这时，大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年轻的民警探进身子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程院长回来了吧？”老程站起身应道：“我就是，请进来。”民警同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走进门来。那妇女面色憔悴，身体瘦弱，五官却生得端正；身上衣衫是旧的，但很整洁。她脚步又轻又慢，显得十分拘谨。民警主动介绍说：“我叫张健，在湖滨公社派出所工作。她是我的表舅妈，在湖滨镇上裁缝店做辅助工，是来告状的。”

老程一贯待人和蔼，不管职位高低和身份贵贱，连忙招呼两人在沙发上坐下。他拉过一张藤椅坐在他们对面，温和地说：“有什么事，只管说吧。”

那妇女未曾开口先挂着两行泪水，嘴唇颤抖了好一会，猛然喊出一句话：“程院长，求求你，为我女儿伸冤呀！”接着就

泣不成声。

于是，民警张健代表舅妈叙述了怨恨。

她女儿谢惠芳，在湖滨公社医院当护士，温和持重，好學上进。前年夏天，县医院举办业务讲座，惠芳每次必到。一天讲座结束已是晚上十点。她骑车回湖滨公社，路过城外运河大桥时，因为桥的坡度大，就下车推车过桥。桥上有个男青年乘机上前，嘻皮笑脸地调戏她。惠芳忍无可忍，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。那家伙哪肯干休，想把她拖下桥强行污辱。幸好来了几个过路人，才未得逞。那家伙临溜时还扬言“等着瞧！”过路人告诉她，那家伙是有名的流氓，外号“小霸王”。惠芳怕再吃亏，就把这事告诉了远房表兄张健。当时他在城里一个派出所当民警。以后惠芳每次晚上回家，他总骑车护送过桥。有一次，小张护送她过公路桥返城了，她一人骑车经过一片桑园旁时，小霸王突然从桑田里窜出，拦住去路，手里扬着短刀，把她吓昏，拖进桑田糟塌了她。事后，她成天沉默寡言，没过十天，就吞安眠药自尽了……

张健讲到这里，惠芳娘失声大哭。小张宽慰她几句，又继续往下说：

惠芳死后，惠芳娘受刺激过大，一度神经有些失常，过了好几个月，才慢慢好转。她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瞎眼婆婆，靠她赡养。要不，她早寻短见了。她每月只挣四五十元钱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老程听完案情，觉得是严重的，不过也感到奇怪，便问小张：“案子发生已经两年，你也是做政法工作的，你们怎么不及时报案控诉呢？”

小张忿忿地说：“哪会不控诉！我曾经为舅妈先后写过六

次起诉书，都是石沉大海。”

老程惊奇地说：“会有这样的事？”

怎么没有呢？张健告诉他，罪犯的父亲严正原来是阳山



县委第一书记，三年前调到地委任副书记，分管组织和政法。在严正“佛光”的照护下，没有人敢办这件案子。去年严正患癌症去世，可是罪犯还逍遥法外，没有人过问……

这时突然响起了幼娟气愤的声音：“真是无法无天！”接着，她又推着父亲的肩头恳切地说：“爸爸，你要为这位大婶伸冤呀！那流氓再不惩办，还会有别人遭害！”

老程没有答理，两眼盯着泪痕满颊的惠芳娘，陷入了沉思。两个来访者说的，是不是事实呢？需要调查。然而从受害者的神情来看，完全不象无中生有，更何况其中有一位是执法人员呢。

老程是正直的。文化革命前，他从部队转业到南方一个县当了两年法院院长，办过棘手案子，不徇私情，曾得到“虎头铡”的美称。但是生活象一块硬度最强的砂轮，常常会把人的棱角磨钝，磨平。在那“砸烂公检法”的年月里，他在全县第一个挨了锤子。妻子儿女也受了牵累。恢复工作后，他难免添了世故，遇事顾前顾后了。不过他想，好在严正已经去世，阻力会大大减轻了。

按规定，先由检察院提请公安局侦破，证据充分，再递交检察院复审，由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公诉。眼前受害家属不向检察院控告，特地上门来找法院院长，分明是对他的信任。他暗里下定决心，把它作为特例，亲自受理。于是他站起身来，对两位来访者说：“我初到这里，情况还不了解，不能明确答复。不过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这件案子！你们回去，马上写一份起诉书给法院。起诉书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处理才能顺利。”

两个来访者从老程的态度中见到了光亮，也就告辞了。

他们走后，老程坐到饭桌边，刚划上两口饭，大门被推开，又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。

来者也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，略为肥胖，头发花白，面上气色却很好，上身穿鸭蛋青的确良衬衣，下身穿着银灰色毛呢裤子。她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这里是程长青同志的家吗？”

老程放下碗筷，站起身来回答说：“是的，请坐。”他心里诧异，怎么，又来了告状的？

来客没有就坐，走近老程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欣喜地说：“果然是你！”

老程莫名其妙，“你是……”

来客微笑着，满怀感慨说：“你不认得我了？难怪啊，已经三十五年了嘛。”

听到“三十五年”，老程的神经顿时象让针尖挑动，连忙细细辨认，发现她眉心有颗淡红色的痣，突然情绪激动地握住对方的手，失声喊道：“你，是薛大姐！”对方点了点头。真是天大喜事，他兴奋得失态忘形地说：“三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挂念着你和老范。想不到也有相会的一天。”他连忙高声地喊出妻子，作了介绍，而后又拉着薛大姐在沙发上坐下，怀着无限深情说：“当年要不是你和老范，我也许早就离开了人世，哪会有今天！”他们不由地谈起了往事。

第二回 杨耀祖持剑作恶 程小青惨别亲人

那是一九四八年。程长青才十九岁，当时还叫小青。

小青出生在莲花湖东岸的芦花村，父母打渔。他娘先生过两个孩子，都没活，生了他，怕再养不大，就挨家讨一把

米，讨了一百家，凑齐一烧箕“百家米”，到城里银楼换了一块凿着“百家保福”四个字的银锁片，用大红丝线系着挂在他脖子上。“百家保福”锁片并没能保住他的福。他八岁那年，娘突然暴病去世，十三岁上，爹又让日本鬼子杀害。他孤苦一人，靠一张破渔网，在芦荡里闯，在湖水里滚，象支长在石缝里的笋，挣扎着，生长着。他只有个姨妈，住在二十里外的石桥镇上。她早年就守寡，有心疼病，和十八岁的女儿阿秀两人，靠提瓜子、香烟篮子叫卖过活。母女俩常常照料他。阿秀俊俏秀丽，温和柔顺，手脚勤快，常常为他洗洗补补，送鞋送袜。她到芦花村来看望他，他总带她下湖捞虾捕鱼。两人朴实地憧憬着未来的幸福。姨妈见他俩合得来，打算让他俩在这年腊月成亲。

夏末秋初的一天，阿秀给小青送来一双新鞋。小青把自己戴了十八年的银锁片脱下，挂到了表妹脖子上。当天傍晚，小青同阿秀到湖边芦荡捏黄雀，半夜沿着湖堤回家，遇上了三个恶棍。领头的一个，是地方上有名的“花蝴蝶”，名叫杨耀祖。他老子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，在中央军里当师长。他仗着老子树大根深，常把老子那刻有“中正赠”三字的短剑佩挂在腰里，到处摆威风，耍赖皮，欺侮人。三个家伙拦住小青和阿秀的去路。杨耀祖便向阿秀动手动脚，脏话连串。小青年轻性烈，忍受不住，用身体护住阿秀，挥着拳头大声警告。杨耀祖哪里把他放在眼里，推开小青，一把抱住阿秀。阿秀惊叫不迭，小青不顾一切，上前砸杨耀祖几拳。杨耀祖兽性勃发，竟拔出腰上的短剑，对着小青就刺。小青寡不敌众，被他连刺几剑，昏倒在地。

小青醒来时，已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床上。床边守着一男

一女，都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。小青认出，这是芦花村初级小学的两个教师，是一对夫妻。男的叫范立纲，有一对浓黑的鹰翅眉。女的叫薛茹莘，眉心有颗淡红痣。这时他身上的伤口已经敷过药包扎好了，但还很疼痛。他首先想到的是表妹阿秀。两位老师安慰他说，阿秀让人救出，送回家去了。他尽管还不放心，却又无法动弹，只好遵照两位老师的嘱咐，躺着养伤。两位教师有一个没满周岁的男孩子。他们要上课，还要给他治伤，有时只好听任孩子啼哭。他多次流下了感激的热泪。

他伤口初愈，挂念着阿秀，急着要上姨妈家去。范老师只好告诉他，阿秀受糟塌后，当时就跳湖自尽了，尸体不知飘往何处。阿秀娘急得老病发作，吐了一大盆血，也离开了人世。他一听这话，悲愤填膺，发疯似地奔回茅草屋，操起菜刀，就要找杨耀祖拚命。两位老师跟踵赶来，好说歹说把他拦住。小青哭着闹着，要请范老师代写状纸，上法院告状。范先生说，这世道没有为穷人主持公道的衙门。可是小青执意要去。范老师没法，只好为他写好状纸，又给了他两块银元盘费。

小青到城里法院投了状纸。法院的法官姓于，是刚从外地调来的。开始他主持公道，把杨耀祖逮捕了。后来一细问，得知他哥哥与杨耀祖的老子是黄埔的同学，就把小青找去，一反常态，说什么男女私情是乡间常事，阿秀是自尽，不是杨耀祖推下水的……小青气得几乎晕倒，一再申辩，于法官恼羞成怒，当即唤人把他推出门外。他站在法院门口，望望大堂上“国以法治”的匾额，再望望门口“阳山县国民法院”的牌子，热血直冲脑门，忍不住双手去摘法院的牌子，要往门旁

的石狮子上摔去。谁知牌子还未摔出，两手就被两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抓住。要砸法院牌子，还得了吗！他告状不成，反被关进牢房。关了十多天，总算被释放。出狱后才知道，法院原要判他徒刑，是范先生和薛先生暗里把他的遭遇和法官徇私的事实印成传单，散发到城乡各处。城乡各界人士纷纷声援，学生罢课，商店罢市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众怒难犯。于法官不得不放掉小青。这次又是两位老师相救，小青感激万分，恨不得朝夫妻俩磕头下拜。

一天深夜，范老师秘密把他带到湖边阿秀遭难的地点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仇人杨耀祖已被几个人抓来，捆绑着跪在那里。范立纲从一个人手里取过从杨耀祖身上搜到的短剑，交到小青手里说：“杨耀祖用它作恶，你也用它报仇，为地方除掉一害吧。”小青眼望仇人，怒火中烧，咬紧牙齿，挥起短剑，狠狠刺进杨耀祖的胸膛。随后，范立纲从怀中取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布告，用砖块压在杨耀祖的尸体上。小青这才知道，范老师夫妻二人是新四军北撤后秘密留在当地的共产党员。他们以阳东民主政府的名义惩办了罪犯。离开湖边前，范老师把那把短剑，放在小石桥的石阶上，用脚狠狠跺断，说道：“这种不保护好人，专庇护坏人的世道，迟早要改变！”

时隔不久，范立纲夫妇就得到上级指示，国民党县政府准备逮捕他们，要他们马上转移到苏北根据地。那天正是中秋节。薛茹莘特地烤了许多月饼，叫小青来一道吃了晚饭。她事先已经把孩子寄养在村里一位大嫂家。半夜出发前，薛茹莘去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。范立纲就和小青带着行李包裹上湖边找船。不料湖边芦苇里埋伏着二十多个国民党警察，一下子冲了出来。范立纲扬起快机打了一梭子弹，打倒几个敌

人，拉着小青沿湖堤往南奔跑，大约跑了一里多路，眼看要钻进一片芦苇荡，范立纲大腿不幸中了子弹，栽倒在斜坡上。小青要背着他跑。他却一边开枪顶住敌人，一边推开小青说：“你快走，想法找到薛茹莘，和她一块另选路线上江北。”小青怎么忍心丢下救命恩人？他拉住范立纲含着泪说：“你到了这个境地，完全是为了我。我情愿和你死在一块！”范立纲严厉地说：“你胡扯什么？你该明白，为你申冤的并不是我们夫妻俩，是共产党。”说着他硬把一只包袱塞给小青，亲切地说：“好兄弟，你还年轻、要活下去为穷苦百姓砸烂那不公道的法院，建立人民的法院。这里边有六块银洋，你就作为盘费吧。”小青还是缠住不走。范立纲又朝敌人打了几枪，回头带着哀求的口吻说：“求你快走，我的子弹已经不多啦。”小青心如刀绞，借着月光，细细看了看他那英气横溢的鹰翅眉，终于挥洒着热泪离开了。这时，头顶上中秋明月是那么圆，那么亮。

小青钻进芦苇荡，躲过追捕，很快离开了险境，找到薛茹莘寄养孩子的大嫂家。大嫂告诉他，薛茹莘刚给孩子喂好奶，就有一批保安队，把她连同孩子一齐抓走了。他的心头又挨了狠狠一刀，真想拚命救出他们母子。可是大嫂说，地方上还有共产党的人，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。他想到范立纲最后的嘱咐，只好咬牙忍痛，独自赶往江北。

历经千辛万苦，他终于到达江北根据地，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。从此，他走上了一条熠熠闪光的人生道路，从孤苦的渔花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一九五三年，他在南方边境定居之后，曾专程赶回江南故乡，查问过薛茹莘夫妇的下落。有人说她被捕后宁死不供，

残忍的敌人当面将她的孩子摔死；又有人说那天天明之前，有一批人偷偷把她救走，去向不明。至于范立纲，有人说当场被打死，被抛进了莲花湖，可是谁也没发现过他的尸体；也有人说，被人救走了。这些都是传说，无法判断真假。那回，他还顺便赶到莲花湖边，默默地站了好一会，心祭了死去的表妹。

程长青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，特地请工匠做了一只红木方盘，镶上玻璃罩，把阿秀做的那双鞋和范立纲给的六块银元罩在里边。每逢中秋，明月当窗，他总要捧着月饼，在红木盘前默默站上好一会，寄托怀念和哀思。这时刻，他眼前总会重展当年中秋惨别的情景，总会浮现那对鹰翅眉和那颗淡红痣，总会浮现表妹阿秀那俊秀的容颜……

第三回 念旧恩长青恩报 接难案院长伤神

程长青望着薛茹莘那眉心的淡红痣，尽情倾诉了多年的思念之情，心中又充满了重逢的喜悦。它化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洒落下来。渐渐地，他眼前闪现出一对鹰翅眉，便急切地问：“薛大姐，那回范立纲同志到底怎样了？”薛茹莘说：“那回，他脱险了。”原来那天准备送他们三人上江北的船，往约定的地点划去时，忽然发现敌人在跟踪，只好绕道，隐蔽在芦荡里。恰好看见敌人追赶老范他们，在小青离开不久，船上的人冒着危险把受伤的范立纲救上船，重新钻进芦荡隐蔽起来。以后，地下党组织救出了薛茹莘，也送上了船。不久，国民党封锁了长江，他们只得改变计划，前往南边天目山区，投奔苏浙皖根据地。土地改革时，他们夫妻二人转到地方上工

作。“四害”横行时，老范遭到了残酷的折磨。肋骨被打断两根，动过大手术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他明知身体很差，却硬向组织上要求安排工作。组织上就派他来担任阳山县委第一书记，后来调到地委当副书记。不久，他肝脏突然恶性病变，离开了人世。薛茹莘原任阳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因为患高血压，离职病休在家已有三年。

老程听说范立纲已经去世，心里骤然一凉。老范是他的恩人，也是他人生道路的指引人，又听说老范带病要求工作，一直奋斗到死，更添了几分敬意。他不禁两串泪珠又簌簌而下。妻子玉芬也跟他一样，心情沉重，默默无语。

这时，幼娟从房里跃了出来，冲破了屋里凝滞的空气。程长青忙拉过女儿作介绍。幼娟激动地拉着薛茹莘的臂膀，“薛阿姨”喊个不停，又把她拉进房，看那五斗橱上红木盘里的六块银元。薛茹莘也确实受感动。

话题引到孩子身上，程长青不由关切地问：“大姐，现在有几个孩子？”薛茹莘告诉他，有个男孩和幼娟同年，在县水利机械厂当钳工，还没有对象。她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老范在世时，门庭若市，一呼百应。如今，遇上困难，得我亲自上门求人，还要陪笑脸，低声下气的。”

程长青十分同情她的处境，真诚地说：“薛大姐，如今我们总算重聚在一块。两家就是一家，今后有啥难处，只管说。”

时钟敲过十点，薛茹莘才告辞。临走时，她约定程长青一家明天上她家去玩。

第二天，玉芬准备了一份厚礼和石灵芝、明天麻等名贵药材。夫妻俩带上礼物刚走出门，迎面来了五六个人，其中有张健和惠芳娘。程长青知道又是为惩办“小霸王”的事，便

说：“我不是叫你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到法院去的吗？”

惠芳娘畏畏缩缩向前走了两步说：“程院长，材料我们写好了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送到你手里好。”说着，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迭纸。

程长青明白她那“想来想去”的含义，伸手接过了材料。这下，后边三四个人也纷纷送上了控告书。可见是串连来的。这三四个人都受过“小霸王”的害。老程心里愤慨，更添了几分惩办“小霸王”的决心。

他们告辞后，老程和妻子匆匆赶到薛茹莘家。薛茹莘家住在县级机关新建的一排老式平房里。家里除了母子俩，还有个年过六旬的老保姆郑妈。房子约有三十多平方米，因为家具多，显得很拥挤。这不能不使程长青夫妻感到惊奇和同情。

在薛茹莘的卧室里，程长青骤然看到墙上一只镜框里，镶着范立纲的遗像。那容颜，当然比三十多年前衰老得多，那



对鹰翅眉却依旧象当年那样，英气横溢。他无限情思，只能化成默默致哀，心里不由地增加了对他家的责任感。

不一会，一个青年陪着公安局长林家耀到了。林家耀还不到五十岁，过早地秃了前顶，一对乌溜溜的眼睛，透现着机敏灵活神采。他笑嘻嘻地和程长青夫妻握手寒暄。那青年穿戴时新，有些偏奇，蓄着长发，留着小胡子，也是一对鹰翅眉，很象老范。不用说，他就是老范的独生子范小平了。老程忙笑着上前搭着他的肩头问长问短。

突然，屋外有人喊范小平。他站起身要出去，正好薛茹莘又端茶进来，拦住他问：“是谁找你？”他回答说是同学，只顾往外走。薛茹莘又追上一步叮嘱说：“不三不四的人可别多接近啊。”范小平回答了个“知道”。

薛茹莘忙着把菜肴摆好，招呼客人入座。开席后，还不见范小平回来。厨房里却传来低低的哭泣声。薛茹莘立即不安地站起身，向厨房走去。接着，厨房里隐隐传来薛茹莘严厉的指责声，范小平强硬的争辩声，还有老保姆低低的哭泣声。老程和他妻子都很惊异。林家耀却依旧笑咪咪的，神色安定。老程忍不住也离座，赶到厨房去看看，只见范小平强声强气地说：“它不是匕首，是剑，做一把玩玩犯什么法？”原来他有一把短剑，放在枕头底下，刚才去取不见了，怀疑老保姆拿走了，便向她逼要。薛茹莘说是自己藏了起来。他不甘休，硬要他娘还给他。老程忙问是什么样的一把剑？薛茹莘回房，从柜中取出一把带鞘的短剑。程长青把剑接过来一看，这把剑的长短，跟程长青当年受害的那把差不多，制作十分精致，闪亮的黄铜鞘、把上镶嵌着彩色有机玻璃。老程随手递给林家耀看。